



血色沙滩

英】葆琳·罗森 著 李海林 蒋 歌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血色沙滩

[英] 葆琳·罗森 著
李海林 蒋 歌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2013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色沙滩/ (英) 罗森著; 李海林, 蒋歌译. —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12. 11

(海滨谜案系列)

ISBN 978-7-5442-6074-9

I. ①血… II. ①罗… ②李… ③蒋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英国-现代
IV. ①I561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123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2-156

BLOOD ON THE SAND by Pauline Rowson

Copyright © Pauline Rowson 2010

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.

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uline Rowson
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.

Chinese Copyright © 2012 by Nanhai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(copyright@rightol. com)

XUESE SHATAN

血色沙滩

作 者 【英】葆琳·罗森

译 者 李海林 蒋 歌

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

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 (0898) 66568508 (出版) 65350227 (发行)

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: 570206

电子信箱 nanhaicbgs@yahoo. com. 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45 千

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074-9

定 价 29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To

Eileen and Bernard Haley

who gave me the joy of reading

致

艾琳和伯纳德·哈雷

第一章

星期三

早上八点，一月的天空灰蒙蒙的。大海的颜色犹如磨砂玻璃。安迪·霍顿走出游艇，沿着怀特岛本布里奇码头的浮桥走着，心想一切都很完美。在过去的七天里，他几乎没想过工作，更没想过在朴茨茅斯刑事调查组追捕恶棍和败类——朴茨茅斯就在索伦特海峡对面六英里，但景观、人口数量和犯罪率都与怀特岛迥然不同。与他长大和工作期间的拥挤嘈杂的内城区相比，怀特岛就是安静祥和的乐园。

霍顿向码头小店走去，心想这段日子他不在，不知道康泰利巡佐工作怎样。他笑着想，肯定表现很好。对一个探长来说，邦尼·康泰利是一个非常好的巡佐，而且也是一个很亲密的朋友。去年霍顿因为荒唐的强奸指控被停职时，只有邦尼相信他。最后强奸罪名没有成立，但妻子却因此与霍顿闹起了离婚。

霍顿想到了女儿艾玛，一想到女儿他就常感到撕心裂肺的痛。女儿八岁了，他应该和女儿在一起的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凯瑟琳坚决不让他接近女儿。她没有这个权利。所幸的是他的律师很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样他就能和艾玛一起驾船出海，

能做一个父亲应该跟女儿一起做的所有事。想到错过的这一切，霍顿满是痛苦和愤怒，费了很大工夫才抛开这些负面情绪。沿着海岸散个长步，找个地方吃个午餐，然后再原路走回来会让心情舒适一点儿。明天他会驾船去考兹，之后也许会穿过索伦特海峡去利明顿。他还有一周的假期，然后就要重新忙于查案和警局政治。

这样想着就来到了小店，小店关着门。没关系，他并不需要买什么。他可以一路走，去别处买杯咖啡。

霍顿穿过迪弗，脚下是软软的沙土和草地，他想起这里曾是一个高尔夫球场，但在越来越多的路人投诉被飞来的高尔夫球击中后，最终俱乐部无力应对，球场就改建成了自然保护区。霍顿觉得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改建成保护区更合适。海鸥也许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早晨的天寒冷刺骨，他抬起头，看着海鸥忽而俯冲忽而滑翔。天哪，吵死了，真是些混蛋。千万不能与它们为敌，它们看你一眼就能把你的眼睛啄出来——这让霍顿想起了他的老板，罗琳·布利斯督察。她被临时调派到总部，现在还在那儿工作，谢天谢地，一直要到三月底。她总是冷冰冰的，借调到总部更好。

有什么东西正吸引着那些海鸥。可能是一只死狐狸，霍顿这样想着，拨开那些疯长的厚厚的风雕荆豆花丛往前走。现在那些海鸥就在他的头顶上方盘旋。也许他应该转身回去，让它们尽情享受那些腐肉。但他已经走了很远，再有几步就可以走出荆豆花丛，到海岸呼吸咸咸的新鲜空气，这种感觉很棒。

霍顿拐过弯，猛地停了下来。他吃惊地发现，面前跪着一个女人，俯身朝向一个貌似废弃的沙坑。他礼貌地笑了笑，正准备开口，她猛地回过身来。看到她惊恐的淡蓝色眼睛、死灰的脸色、湿漉漉的金发、肮脏湿透的衣服，霍顿的话卡在了嗓子眼里。但更让他心跳加速的却是她手里拿着的东西。他盯着枪管，枪口正对着他身体的某一部位，尽管他的婚姻已经破裂

了，他仍希望这个部件以后还能有用。

“没事的。我不会伤害你。我是警察。”霍顿尽量平静地说，希望能让她安心，他不知道表明职业会让她冷静还是会刺激她采取暴力。他举起双手，希望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要射击。枪膛里可能仍有子弹，轻轻触动扳机就会射出。她看起来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更不用说行动了。

她一动不动，眼神木然，充满恐慌——那是恐惧吗？来不及细想，他就闻到了腐肉的气味，想到女人旁边的沙坑里可能躺着一具尸体他就很恶心，如果是她杀的，她会很容易把他也杀了。

霍顿紧盯着她恐慌的脸，举着双手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同时温和地说：“把枪给我好吗？”他屏住呼吸，把一只手放下，向她伸去。他的前额渗出了汗水，后背也冷汗直往下流，但这些都不是问题。“枪。”他催促道，语气更为坚决。他看到她吓了一跳，低头看了看枪，先是很惊愕，然后厌恶地扔给了他。

霍顿暗自舒了口气，接过枪，熟练地卸了弹夹。从沙坑里散发出的气味他已经猜到了，这支 SIG P220 半自动手枪使用过。他从帆船夹克的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把弹夹和枪包了起来。这个女人并没有打算离开，霍顿绕过她，向沙坑里看去。

尸体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。眼睛被鸟啄了，身体被动物啃食了，剩下的软软的腐肉已经生了蛆。胃在翻腾，嘴里满是胆汁，霍顿不想看，但他知道他必须看。第一印象至关重要。

这个男人仰躺着，穿着结实的步行靴，厚厚的暗绿色灯芯绒长裤，海军蓝的防水夹克上粘着泥巴。霍顿又看向那张残缺的脸，发现这张脸曾经长得相当不错，跟趴在沙坑边的女人有几分相像。这个男人大概三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间，但很难说。最后，霍顿注意到他的左太阳穴，上面应该是个枪伤伤口。她杀了他。

霍顿开始分析。这个可怜的人已经死了有几天了。他是自

杀，而这个倒霉的女人是无意或者出于本能捡起了枪吗？这需要时间去查。

“我是霍顿探长。”霍顿坚定地说。他并没有掏出证件，因为感觉就算把证件伸到她面前，她看到的也只是个牌子。她比霍顿先前想的要年轻，快三十岁，还是跪着。“你叫什么？”他意识到她受到了严重的惊吓，温和地问道。看到这种情景，谁能不受惊吓呢？

她试了几次才发出声音：“西娅·卡尔松。”

她开始发抖。霍顿脱掉自己的帆船夹克，披在她的肩上，注意到她非常瘦。他把她拉起，扶着她颤抖的身子走开一小段。她并没有反抗。

霍顿伸手拿手机，问：“西娅，你住在哪儿？”问了两遍她才回答。

“考兹。”

考兹在怀特岛的西边，大概有十五英里远。

“我来找……我来看……”她瞅向沙坑。

这么说她发现尸体并非偶然，霍顿很惊讶地想。她认识受害者。怎么认识的？他们是约在此相见，她来后却发现他死了，因过度惊吓而动不了吗？有可能。所以她看起来如此恐慌。

“我们送你去医院。”霍顿开始拨打急救电话，但是她阻止了他。

“不用。真的，不用那样。我没事的。我需要……”她又看向沙坑的方向，然后闭上眼睛，似乎这样就能抹掉曾看到过的景象。很显然她不能，于是很快又睁开了眼睛。

“坐下。”霍顿命令道。她没有质疑就坐下了，坐在了长满草的小丘上。晚上下了很大的雨，草地很湿，但可怜的女孩丝毫不在乎弄湿牛仔裤。

“我会报警。我不会负责这个案子。”霍顿解释道，审视着她难过的表情，隐隐感觉有几分相熟。他走开几步，迅速回顾

了以前办过的案子，但什么也没想起来。

霍顿想给阿克菲尔德警司打个电话，他是朴茨茅斯重案组组长，但还没有迹象表明这是一起谋杀案。仍可能是自杀。于是他打给了怀特岛刑事调查组的头儿，贝赫督察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我很忙。”贝赫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踩断了干树枝一样。“贝赫”是桦树的意思，他的性子也活脱脱地就像一棵桦树，霍顿想起那个嘴唇薄薄的瘦削男人，那时霍顿还是个巡佐，而贝赫在大陆上任探长，他俩曾争辩过。让贝赫难以接受的是，霍顿对那个案子的判断是对的。贝赫以谋杀退休老人的罪名逮捕了一名男子，而霍顿坚持认为贝赫逮捕的男子是无辜的。但是贝赫只想要结果，并不关心如何得到结果。贝赫冷酷地逼问这个被逮捕的男子，而这个男子心理脆弱又思维迟钝，后来就承认了。两天后，警方拘押的布赖恩·古丁上吊自杀了，霍顿查出了真正的凶手，一个叫弗雷德·海明斯的邪恶混蛋。

但是贝赫已经升为督察，霍顿却还只是个探长，正说明了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公平可言。

霍顿简洁地说：“可能是谋杀，圣海伦斯，迪弗。我和发现尸体的女子在一起。死者性别男，高加索人。”

“死者的名字？”

“还不清楚。”霍顿说了自己的位置，这儿离停车场不远。

“守在那儿。”贝赫命令道。

“我没打算离开。不要响警报。”

电话挂了。霍顿告诉他不要响警报，也许贝赫不喜欢，但霍顿不想有很多人来围观，尽管现在是一月的清晨，天气寒冷，他觉得不会引来一群人围观。

遛狗的家伙们还没有起床，霍顿松了口气，在西娅·卡尔松身旁坐下，感觉到潮湿的草浸透了工装裤。他希望这些海鸥能别在这儿盘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温和地问：“他是谁，西娅？”

她转过头来。看到霍顿她显得很吃惊。

“我从没想过……我没想到欧文会那样做。”她结结巴巴地说道。

“欧文？”

“他是我哥哥。”

霍顿没想到会是这样。西娅看起来是真的受到了惊吓，但霍顿是警察，他知道仍有可能是她想让哥哥死。她可能是在演戏。如果真是装出来的话，她能得奥斯卡奖了。

“你认为他是自杀？”

她抬起头，怀疑地看着霍顿：“还有别的解释吗？你看到了。”

霍顿确实看到了。但岛上还有很多偏僻的地方可以自杀，他为什么选择了这里？他明显已经死了好几天了，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发现呢？

“他有枪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那枪是从哪儿来的？霍顿不相信她的话。“你哥哥住在哪里？”

“考兹。”

“跟你一起？”

“是的。如果警察当初听我的，欧文也许就不会死了。”西娅愤怒地继续说道，“周日我报告他失踪了，但他们说他可能只是离开几天。他们认为我神经质。但我知道欧文不会不告诉我就离开的。我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……”

她的声音颤抖了。她盯着远处，但不是她哥哥尸体的方向。但不管她往哪儿看，霍顿想她看到的都是腐烂的尸体。他审视着西娅愤怒、痛苦和迷茫的表情，他太明白有亲人“失踪”时，那种生活在痛苦和空虚中的感觉。她的疑问在三天内就有了结果，尽管很悲剧。而他已经带着母亲失踪的疑问生活了近三十年。那时他和母亲住在詹森大厦，十一月份的一天她离开了家，之后发生了什么，霍顿到现在也不知道。不可否认，他母亲与

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有牵扯，他最近在办案时就遇到一个跟母亲有牵扯的混蛋，但线索又断了。

霍顿的目光穿过迪弗，凝视着前方，心想，母亲的结局不会与欧文·卡尔松一样。他不愿这样想，但他知道有这种可能。突然，毫无预料地，他模糊地有了许许多多年前的记忆，这些记忆一直困扰着他。这儿的某些东西激起了他的记忆，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地去想，不管那个记忆是什么，他都不能清晰地回想起来。汽车驶来的声响把他带回到了当前。贝赫来得比他预想的要快。

“你最后一次看到欧文是什么时候？”霍顿问道，把注意力集中在案子上，只是这不是他的案子。

西娅想了一会儿才回答：“周六早上。欧文步行出门。傍晚他还没有回来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但没有回应。周六晚上和周日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打电话。然后我去报警。周一和周二我一直都在打电话，但还是没有结果。”她身体剧烈地抖动起来，瞅向沙坑。

“你哥哥财务上有问题吗？”霍顿听到荆豆花丛中有人在走动，还有低沉的说话声。当然可能不是贝赫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有不舒服吗？”

“你是说消沉吧？有一点。你看到他的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听不到了。霍顿抬起头，看见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正向他们走来。在他们身后是一个快五十岁的精瘦的男人，穿着长长的雨衣，严肃、坚定的脸上表情阴郁。陪同他的是一个低矮发福的秃顶男人，穿着破旧的夹克，有点裹不住肚子。

霍顿站起来，把西娅交给一名女警察照顾，来到贝赫身边。自上次见面后，贝赫又掉了很多头发，现在头上的头发都是灰白色的，但眼睛还是霍顿记忆中的样子，冷酷且满是猜忌。

贝赫简短地介绍了一下，低矮的秃头男子是诺里斯巡佐。

诺里斯没有微笑着打招呼。显然，与贝赫一起工作，他已经不再使用这部分面部肌肉了。

“你在岛上做什么？”贝赫询问道，似乎霍顿应该申请一个签证才能来岛上。

“出海航行。我在休假。”

贝赫怀疑地看着他。那是他的问题，霍顿这样想着，把他们带到尸体旁。穿制服的年轻警察一看到腐烂的尸体，来不及跑开就吐了出来。霍顿不怪他，但贝赫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如果他眨眼了，那霍顿肯定是没有看到。贝赫完全不为看到的所动，诺里斯也是。鉴于怀特岛上这样的暴力死亡就如日全食般罕见，这两个人真的是很冷漠。对霍顿来说，太冷漠了。

霍顿把枪递过去：“我从那个女人手里拿的。她是死者的妹妹。她说这不是她哥哥的枪。”

“我们会查的。”诺里斯接过枪，说道。

霍顿快速地向他们介绍了一下目前他所了解到的情况。贝赫看起来没听过这个名字，霍顿知道失踪人口的调查，尤其是三天前刚报的失踪，是不会劳烦督察的，当然，除非失踪的是个孩子。

霍顿介绍完后，贝赫说道：“可能是她先杀了他，今早把尸体抛在这儿。当她听到你穿过灌木丛走过来，就拿起枪以掩饰自己的指纹，并让你认为欧文是自杀的。”

“那么她是怎么把尸体弄到这儿的？”霍顿固执地问，“把尸体从停车场弄到这儿来，她看起来没这么壮。”

“她有一个同伙。”

很不幸，贝赫可能是对的。否则，她又怎么知道去哪儿能找到哥哥的尸体？

贝赫简短干脆地说：“我们现在就着手处理。过会儿你写份供述。”他转过身给诺里斯指示。

贝赫突然不理睬他了，霍顿很生气，但他决定不表现出来。

他走向西娅身边。她还是躬身坐在草地上，身上披着他的夹克。霍顿端详着她孤独凄凉、湿漉漉脏兮兮的身影，他知道自己应该考虑各种可能性，但他就是无法把她看作杀手。他做警察已经很久了，知道即使看上去最无辜的人也可能恶贯满盈，杀人无数。

霍顿问：“我可以帮你联系谁吗？你有朋友或亲戚吗？”

“不。没有。”她注视了霍顿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，“但你可以帮我做一些事情。你能帮我喂我的猫，本盖吗？”

这个要求很特别，但霍顿迅速掩饰了自己的惊讶。他惊讶不是因为养有一只猫，而是她相信他，让他进屋帮她喂猫。

她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，伸出手递给霍顿。他的手指掠过她的时，霍顿有一种心灵相通的奇怪感觉。她迎着他的目光，霍顿明显感觉到她在跟自己说话，尽管他不清楚她说的是是什么。

尽管很想继续触碰着她的手指，但机警的女警察一直紧盯着他们，霍顿把钥匙装进口袋里。女警察拉着西娅的胳膊，温柔地安慰着她。

现在很可能是最后的机会问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了。“你怎么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欧文？”

“他告诉我的。”

霍顿好奇地盯着她。欧文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而且，尽管她是出现在这儿，但他就是不相信她能守着哥哥的尸体好几天。有人会看到她的。是欧文·卡尔松周六失踪前给她寄了张便条，她今早刚收到吗？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邮局邮件送得也太早了，霍顿觉得很不可能。

“很难说清楚。”她补充道，迅速看了一眼女警察，女警察显得很恼怒，明显急于把西娅带到警局去。“所以我知道欧文有麻烦。”她又紧张地看了看女警察，“我感觉到了危险。我知道欧文已经出事了。我不知道确切的地址。我已经在附近走了几

个小时。”

霍顿真的迷惑了。她的话根本就说不通。他还没开口说话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知道，我有通灵术。”

霍顿无声地叹了口气。很明显她精神错乱了。错乱到杀了自己哥哥的程度？很有可能。从女警察的表情看，她明显是这么想的。如果西娅坚持说这就是她出现在这儿的原因，霍顿觉得她不太可能能让贝赫相信她是无辜的。

她注视着霍顿，眼神里有遗憾，但没有歉意：“我知道你不相信我。没关系的。”

为什么他感到了一阵内疚？看着她钻进警车，霍顿感觉就像被测试了一番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。

霍顿从口袋里拿出钥匙，想起两人手指相触时的感觉——他们之间有交流。她眼睛里有种无声的祈求。她想告诉他什么呢？她想让他做什么呢？他低头盯着钥匙。

“她想让你喂讨厌的猫。”霍顿大声说着，把钥匙放回工装裤口袋里。那也正是他要去做的。

第二章